



2 034 3331 0

-493

草山殘夢

第一集 退守台澎

唐人 著
赵元龄 整理



华 文 出 版 社
1992年·北京

621175/26

《草山残梦》编辑出版名单

顾 问：许力以

主 编：肖德荣

副主编：宋桂选 邢凤藻 冷 静 王文祥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文祥 刘万朗 刘寿春 邢凤藻

肖耀先 肖德荣 宋桂选 冷 静

胡治安 张光璐 高 太 殷崇文

特约责任统编：邢凤藻

责任编辑： 齐 宇 王文祥 刘万朗 东 山 江 玉

技术编辑： 陈庚灿

装帧设计： 邵 新

编 务： 王云涛

出版说明

香港著名作家唐人先生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金陵春梦》，曾在国内外引起读者强烈反响。对其中一些问题，专家们虽有不同看法，但作为艺术作品，它在读者中是有一定影响的。

现在出版的《草山残梦》是《金陵春梦》的续篇，约计三百余万字。该书从蒋介石逃离大陆写起，直至写到蒋介石客死台湾。其中成功地描写了蒋氏父子在台湾复杂环境中的种种活动及其心理状态、发展，从而向读者揭示了台湾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地位，揭示了台湾回归祖国需要作出的努力。这对我们今天了解台湾问题复杂的历史背景，勾通大陆和台湾人民的往来与相互了解，是极有价值的。对于我们如何最终实现“一国两制”的构想，统一祖国，也会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该书作者生前曾在香港、澳门报纸连载，此次出版是根据连载稿，由赵元龄先生综合整理而成。

该书是作者生前的旧作，不是历史专著。它是依据当时港台及国内外报刊发表的新闻报道、消息、资料，以作者文学构思加工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看来许多历史事件、人物的真实情景，正在一步一步地清楚。此次出版，为尊重历史、尊重原著，我们不便作更多的改动，请

读者谅解。涉及到当时台湾与美国、日本、朝鲜的外交政策等问题，也只能是该作品创作时的国际背景和作者的理解，并非今日评论他国外交，对此也一并说明。

对于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出版，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及出版界的专家、前辈，文学界的朋友，都给予了大力支持，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深表谢意。

编者

目 录

楔 子

第 一 回

大海茫茫 蒋介石兴悲 (3)
小心翼翼 陈辞修得意

第 二 回

早望云霓 官兵久厌战 (22)
民欣雨露 童稚笑开颜

第 三 回

此长彼消 草山风雨凄其 (42)
阴违阳奉 屏东暗流汹涌

第 四 回

广州动乱 忙煞李宗仁 (62)
溪口解放 急坏蒋介石

第 五 回

悲末日到 花旗大使饮泣 (82)
庆新生欢 上海市民示威

第 六 回

义旗招展 北平大欢迎 (102)
阴谋暴露 华府感紧张

第七回

李氏宗仁 羊城叹苦经 (122)
翁姓文灏 台北诉离情

第八回

听听检讨 敌我难比拟 (141)
看看报告 国共齐反对

第九回

无可奈何 华府写供状 (161)
有例堪援 长沙迎大军

第十回

汤恩伯怕 弃守福州市 (180)
蒋介石惊 飞奔五羊城

第十一回

八一三声明 台穗惊惶 (199)
乌糟糟局面 蒋李慌张

第十二回

血肉横飞 台渝有惨案 (217)
心胆俱裂 昆明传事变

第十三回

怨声载道 昆明大捕人 (235)
酸气冲天 广州争名位

第十四回

阴影飘摇 蒋帮垂死挣扎 (253)
阳光普照 政协胜利召开

第十五回

神州共愤 杨杰遭毒手杀 (271)
大局改观 苏联试原子弹

第十六回

庆祝新生 欢呼震古城 (289)
祝贺解放 幸福到新疆

第十七回

争名位罢 李宗仁逃离广州 (307)
下毒手狠 杨虎城惨死重庆

第十八回

广州三日 爹爹不别而去 (327)
草山一宵 儿子有口难言

第十九回

广州解放 李宗仁逃蜀 (350)
厦门新生 汤恩伯下台

第二十回

扶日倒蒋 林献堂托庇星条旗 (376)
噬脐莫及 荆有麟落网石头城

楔 子

“流落天涯四月天，尊前相对泪涓涓；师亡黄海中原乱，约到马关故土捐！四百万人供仆妾，六千里地属腥膻。今朝绝域环同哭，共吊沉沦甲午年。

“哀生无限托笙箫，泪落青霜化作潮；饮河枕戈期异日，磨刀励志属今朝！生存道义何迟死？身是金钢不怕销。再奏悲歌惊四座，满江一曲赋魂消”！

列位看官，在下所引之诗，是刘永福的《离台诗》。清廷昏聩，竟将大好河山割予日寇，台民以死抗命，终以无援而败。城破前夕，刘永福仓皇逃亡，赋诗寄痛；但丘逢甲的《离台诗》更为沉痛，目击家破人亡，豺狼侵占，使我爱国诗人，痛不欲生了！丘逢甲诗曰：

“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

“卷土重来未可知，江山亦要伟人持！成名竖子知多少？海上谁来建义旗。

“从此中原恐陆沉，东周积弱又于今。入山冷眼观时局，荆棘铜驼感慨深！

“英雄退步即神仙，火气消除道德篇。我不神仙聊剑侠，仇头斩尽再升天。

“乱世团圆骨肉难，弟兄离别正心酸！奉亲且作渔樵隐，到处名山可挂单。”

今日读前人诗句，犹感悲愤填膺，哀恫不能自己。呜呼，中国积弱久矣！千百年来，我志士仁人，英雄豪杰，抛头颅、洒热

血，但独木难支大厦，孤军焉能奏捷？乃使大好河山沦于兽蹄，亿万同胞惨遭奴役。所幸者我中华民族誓死不屈，前仆后继的崇高品质终能摔烂枷锁，重头收复旧山河。但如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今天的中国势必仍在列强侵占之下；建设固无从谈起，富强则此生难睹；而国际地位的低落，更使我堂堂华人有腰难挺，有头难昂，不亦痛乎！

是故今日吾人虽在霸权主义者的威胁之下，版图未能一统，台澎未归故国，但今天吾人面临的环境大异甲午。更重要者举世在为新中国的壮大欢呼，天时地利人和都属于中国。

吾人何惨，历经变乱；吾人何幸，终告独立！是以吾人无丘逢甲、刘永福悲痛无告心情，却有一腔热血，满怀愤懑，誓必还我河山，破其草山残梦！是为序。

第一回

大海茫茫 蒋介石兴悲
小心翼翼 陈辞修得意

话说一九四九年五月廿三日，蒋介石乘太康舰到得澎湖，登陆马公。踏上码头，但见水泥石级已告残败，只剩下一堆堆的鹅卵石。迎面是一方木牌，画的是该岛全图，上面标明“马公镇街道详图”，也给风雨剥蚀，模糊难辨。澎湖县长、警察局长、参议会长以及地方士绅、驻军官长等早已鹄候好久，却给侍卫官挡在一边，近身不得。蒋介石皱着眉头看地图，勉强知道这里有戏院、医院、中学、水产学校各一所，官衙和地方机关倒是应有尽有，当即上车巡视马公，所见无非土堆和渔船；炮台、堡垒遗迹处处，此外还有海神庙的残骸。日本人的造船厂仅剩一堆废铁，一个公园形同荒庙，却有一块石碑，上面刻了封白崇禧的“慰问澎湖父老”信。破败的大街上也有百货店和酒家，女侍们赤脚穿木屐，望着蒋介石咧嘴呲牙。

十分扫兴、万般灰心的蒋介石打道回府，那是短短几天以内为他盖搭的活动房屋，是美国货。抽水马桶洗滌缸以迄工人，无

一不是由中国航空公司自台北专机运来。蒋介石休息片刻即行召见一番，有所“垂询”。

县长道：“自从光复以来，澎湖一直未受重视，政府要员之中，只有陈主席在今年五月间来此视察过。”接着把蒋介石捧上三十三天，颂他重视澎湖。

蒋介石听来有如讽刺，暗自叫苦。陈诚到澎湖为的是替蒋安排后路，蒋介石当然不便明说，反问道：“二二八民变后，中央不是因为澎湖并未参加暴动，曾派白崇禧部长来此宣慰吗？”

“确有此事。”县长道，“白部长因为公务繁忙，不克来澎，派来一位代表，带了四百多万法币捐助贫民，码头上那块街道详图，就是当时准备给白部长作导游的。”

“这里是很穷，”蒋介石道，“中央四百多万法币，对贫民总有些好处罢？”

县长苦笑道：“因为贫民太多，四百万法币太不够分。地方上认为与其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不如修建公园，刻石记事作为澎湖人民感谢中央德政的永久纪念。”

蒋介石越听心里越不是滋味，随口问驻军官长道：“此地看样子很穷，盗贼一定不少罢？”

警察局长忙不迭接嘴道：“这里治安情形不错，因为六十四个岛屿只有二十个岛上有人住，人口总数也不过七万三千零，民性勤劳，风俗淳朴。光复以来，盗劫谋杀凶案没发生过，全县小案每月也不过两三宗，而且大都发生马公镇上，其他乡村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这当儿，座中有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儿颤巍巍起立发言道：“澎湖老百姓穷得实在没法说，总统肯来澎湖视察，真是苍生之福。”

蒋介石正纳闷此人是谁，俞济时在他耳边低声说：“他是这里的参议会议长，姓吴名尔聪，今年八十岁了。”

蒋介石听他苍凉的声音在说：“我是看日本人来，看日本人去的人，对局势感慨特别多。总统可以看到，我们澎湖人太苦了！这个岛孤悬海中，台风时期风势猛烈，连气也透不过来。大家可以看到澎湖没有一棵高过围墙的大树，反而要围墙来保障植树。岛上没有山，最高的小丘离地只有二十八米。最惨的澎湖没有稻田，粮食全靠外运，这实在苦不堪言。县长曾经试植高粱，可是一阵台风，全部吹光。这里的农产品仅靠生长在泥土里的番薯，花生；要种蔬菜也不易，先得用砧砧石——岩礁围叠园圃，才能挡风。前几天发生抢米，死了一些人，军警弹压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希望总统回去之后，能替澎湖七万三千多老百姓想一个治本之道，那真是功德无量了。”老头儿说罢坐下。

蒋介石听人家把他的避难当作视察，心头老不是味儿，可又不便明讲。他不希望当地把改善生活的责任搁在他肩上，便说：“吴老先生之言有理。我一定通知陈主席，叫他好好地注意澎湖，经营澎湖。”

“谢天谢地啊！”吴尔聪合十发言道：“陈主席在这里说：澎湖人民生活太苦；光复五个年头，还谈不上改善，他很不安。他说澎湖先天不足，要改善人民生活谈何容易。不过他说澎湖是国防的咽喉，闽台的屏障。台湾是南中国的门户，澎湖更是南台湾的锁阴。”吴尔聪一口气说到这里，唉叹了一口气，又接着说，“不过，话是这样说，希望政府别忘记了澎湖人民无衣无食，血泪不干的生活！”说罢朝蒋介石恭恭敬敬鞠了个躬。

“嗯！”蒋介石非常反感，岔开话题说：“澎湖是穷，幸好渔业不错，记得我在日本时，日本人把澎湖叫做‘鱼之王国’、‘水产宝库’，这方面的收入，大可以改善你们的生活了。”

吴尔聪欲言又止，以目示意，要县长开口。县太爷明知不讨好，可是不说又怕渔民反抗，自己担当不起，只好硬着头皮说道：“澎湖渔业是好，可是问题严重极了。现在澎湖百分之七十的居民

变成渔民，可是渔轮大都破坏，只有六艘可用，却没法远驶。只得在岸边堆垒石阵捕鱼，叫做‘石沪’，全县大小石沪有三百多个，每月渔获只有六七万公斤，过去年产量曾到过五百多万公斤，相差太大了，因此人民生活无法改善。”

蒋介石截断他的话，扭过脸，望着几位驻军军官说道：“好好，澎湖在国防上十分重要。”

驻军官长一听，赶忙直挺挺立正报告澎湖的重要，内中提到台澎间流行着一句话，叫做“得澎湖，得台湾；失澎湖，失台湾”，备言守备澎湖的重要，暗示台湾本岛对驻军给养工作做得不好。蒋介石闻言心头更烦，俞济时看在眼里，就说老蒋需要休息，把众人遣开了。但蒋介石无法呆在活动房屋里，这种美国货给他带来了一分新奇，九分愤懑。新奇的是居然在荒岛上住起活动房屋来；愤懑的是为美国老板效劳几十年，到末了却连台湾都不许立脚。蒋介石当然可以不顾一切径去台湾，但可虑之处太多，不如待警卫等工作安排妥当，再去不迟。如果两个儿子也在这几天到达台湾，那末情形自然会更好一些。蒋介石闷郁地轻车简从，又到岛上转了个圈子，看看澎湖形势。

劲风呼啸，白浪滔天，蒋介石的车子停在马公岛东南端的良文港前。这是五十几年前日本军阀入侵台湾的登陆点，岸边还留了一块纪念碑，碑上大书“明治二十八年混成支队上陆纪念”，蒋介石一看心头一沉，想今日之下，美国肯出兵登岸台澎，登上大陆就好了；可是万一美国出兵之后却把蒋介石掷掉，这笔帐又如何算法？如今澎湖栖身，已非佳兆，蒋介石远瞩万顷波涛，回视石碑，忆念既往，万感交集，咽噎难言。俞济时上前低声说道：“澎湖形势雄视南北，日本兵进据澎湖后始向台湾推进。地方上给我们准备了一些文献，知道荷兰人曾在这里筑城，《澎湖志》上说：‘该城周围百二十丈，炮楼坚致如铁’，后人称之为红毛城，也称红木埕。明天启四年，福建巡抚南居益率兵攻打，围城八月始入，

荷兰人乃退居台湾，而其在台势力也呈动摇。”

“嗯，”蒋介石道，“郑成功收复台湾，也是先得澎湖。”蒋介石遥望闽海，默祷福建勿失，因为郑成功在明永历十五年二月一日，率大军四万、兵船三百五十艘自厦门出发，进驻澎湖娘妈宫（马公），八日早朝，发炮三声，进攻台南赤嵌城，围七月荷人投降。解放军如得厦门，假以时日，那还得了，蒋介石在海风中打了个冷战，扭头上车，参观要塞。

不料要塞之中，有两尊十五英寸口径的古炮又使蒋介石触目惊心，暗叫不利。原来平午战役中旅顺炮台被劫的两尊大炮，日阀拿来存放马公要塞，作为战利品来装饰，两炮蒙尘半世纪，在蒋介石眼里代表了溃败与绝望，顿时垂头丧气，口不能言。

没精打采、思潮起伏的蒋介石默然上车，却不回去，离要塞司令部后要车子再去岛上日人所设的海军司令部、海军造船所等处看看，见各处炮台都是最新型的设计，起伏小丘中隐约藏有炮位，日军野心灼然可见。

“日本人哪！”蒋介石叹道，“他要把澎湖建成一个‘西太平洋的珍珠港’，作为南进基地；后来因为海军力量削弱，才退而建设高雄左营，他们可花了不少心血。”

“是！”俞济时不敢多言，低声说了一句，“总统，您该休息了。”

“该休息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蒋介石感到这句话系出于华尔街老板之口；美国执政者眼见他在中国一败涂地，使美国“在华利益”，除了台湾之外，其他点滴不留，他们老羞成怒之余，对蒋已翻脸不认人，极力想“提拔”第二个蒋介石出头，而把这个几十年来为美国“保管中国保险箱钥匙”的老仆人一脚踢来了。

“我怎样休息啊？”蒋介石回到活动的房屋里，躺在折叠床上，耳听大海咆哮，浪涛拍岸，辗转不能入梦，心乱如麻：“夫人在美国奔走，中国游说团也花了我好大一笔钱，难道还是无济于事？他们真的一点不同情我吗？”

“我们实在没法同情蒋介石！”几万里外的美国国务院也在为“中国利益”而伤脑筋，几个巨头连日集会，既找不到继续援蒋的理由，也找不到取蒋而代之的适当人选。有情报说蒋介石已离上海，却不知何往。穗、台、闽、川，都没有蒋介石的下落，杜勒斯在餐桌上一边喝啤酒，一边重申前言道：“我们实在没法同情蒋介石！”

“话是这样说。”周以德道，“我们美国一向援蒋，一向反对中国革命到底，别说台湾已成为反共基地，即使蒋想妥协，我们也不干！如果有任何可能在中国找出一个反共力量的小集团，我们仍然尽力给他们一切援助。”停了一下，周以德叹息一声，接着说道，“可是，绅士们，今天我们找谁？即使有，我们也得假以时日，花点本钱，因此我赞成，援蒋反共和发掘新的反共领袖，应该双管齐下，同时并重！”

杜勒斯道：“这个意见很好。”他喝了一口酒，“而且根据情报，蒋介石失踪三天，没去台湾，美国每一个海空检查站也都未发现蒋已到来，东京也说没有看见，这充分说明了蒋已经知道我们反对他去台湾，否则这颗花生米用不着这样躲躲闪闪。”

“我们应该检查一下，”周以德的声音有点儿悲怆，“对蒋如果太不给面子，那就比什么都糟。这个人只要戴上高帽，什么都无所谓，问题是我们还用不用这个废物？”

杜勒斯不耐烦地说道：“谈来谈去还是这个问题，我以为我们该换一换了：到底找准出来取蒋而代之？绅士们，我们对中国的局势已经绝望，对蒋介石这个不中用的花生米谁都讨厌。我早说过：蒋介石没有能力采取国务院所认为聪明的步骤，所以对他还想恋栈和再起的各种布置——例如他的夫人正在这里一天到晚找人，我看希望太少，或等于无。我以为蒋介石的下台将使国务院更容易施展比较聪明的政策。”杜勒斯气急败坏地拍巴掌道，“问

题来了！如果蒋介石在今天退到台湾，决定在这个岛上建立流亡政府或地方政权，那么中共就有充分的理由打台湾，这一手就会妨碍我们在台湾预定要执行的聪明的步骤，因此目前有两个具体的问题摆在这里：第一是怎样防止台湾落入中共手中？第二是怎样拒绝蒋介石到台湾建立流亡政府！”

周以德道：“这是个有趣而艰巨的问题。早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在南京正忙着讨论国民党迁都问题，我们的司徒雷登大使便放出‘台湾将起民变’的空气，记得电文是这样的：‘美大使馆已接获驻台外交人员的报告，谓台湾现在酝酿着类似二二八的民变，故大使馆倘欲迁台，恐也非一理想之地。’事实上我们倒是希望蒋介石也认为台湾非安全之地，这几天他人失踪可是没去台湾，我们的布置确有功效。”

杜鲁门听得有趣，也插嘴道：“蒋介石如今不敢去台湾，我们在今年一月十九就警告过了。司徒大使最近又旧事重提，以致使他不能不有所顾虑。记得四个月前我们对于南京政府一部分迁往台湾，正式提出警告。我们还是这个理由：在对日和约还没签订之前，美国根据开罗会议协定，盟总对台湾仍然负有任务，所以国民党大可以把首都搬到广州，就是不能搬到台湾。”杜勒斯听到这里，嚼着鸡腿，又喝了两口啤酒，抹了抹嘴唇，说道，“对了，我记得在今年一月二十二日，我们的通讯社在台北也曾发布过一个消息，说‘如果蒋介石真的敢到台湾来成立流亡政府，那么他将在一个并非正式属于中国的领土上进行活动。依照法律，根据一九四三年的开罗协定，中国对于台湾仅有实际管辖权，而真正合法的统治权，有待对日和约签订之后！’这几句话现在还有效，再加上司徒雷登的几下子，蒋介石便不敢到台湾去了。”杜勒斯举杯站起身子，望了一眼座上的人，“希望他永远不敢到台湾，失踪就失踪吧，上帝！”